

私密的自我疗愈

□ 周水欣 (江苏南京, 工程师)

他是在中途上车的。穿着一件翠绿色的运动连帽外套, 带着耳机。车子的晃动让他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翘起了一下, 他顺势坐到了我后边一排靠窗的位置。

一开始, 他只是很安静地坐着, 然后, 歌声便毫无预兆地响起来了。是低低的哼唱, 旋律是一首老歌——《军港之夜》。他唱得还挺合拍, 吐字用力: “……年轻的水兵, 头枕着波涛, 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车厢里忽然陷入安静。

车厢里有几位大妈, 本来大声讨论

着什么, 这会儿全部噤声, 一起看向我身后, 互相交换个眼神, 仿佛在说: “看, 有毛病。” 那男子理着寸头, 手臂抵着车窗, 眼睛看向窗外, 神色平静。似乎没有注意到车厢内的目光。他忽然又开口, 一字一顿地说: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他没有什么口音, 就是普通话, 很慢, 声音有点大, 但又不是很大。

我忽然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打动了。在这满是规训的世间, 他的旁若无人, 何尝不是一种勇敢? 这位唱歌的男子, 他正在进行的, 是一场公开的却又是极其私密的自我疗愈。他在用声音,

疏解着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困顿情绪。这方式, 何其天真, 又何其珍贵。这比那些藏在得体面具下的窃窃私语和冰冷审视, 要真实、健康得多。

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 人们可以用任何方式疏解自我, 这些看似“不同平常”的方式, 其实是他人正在努力地自我疗愈。普通人能做的其实不多, 但平静接受, 不大惊小怪, 就是温暖的表态。在这人世的车厢里, 我们每个人都是奔波的旅者, 应该互相多一些宽容与理解, 允许任何一种表达, 哪怕那表达, 只有他自己懂得。



怀念老爸

□ 周忠华 (安徽芜湖, 国企职员)

清晨, 当我给窗台上的那盆绿意盎然结满青色果实的珊瑚樱浇水时, 不禁想到了我的老爸。

二十多年前, 当我乔迁新居的那天, 老爸把他莳养得最好的两盆花送给了我。一盆是红艳艳的月季花; 一盆是结满鲜红色果实的珊瑚樱。新居有了两盆花点缀, 充满生活气息。至今, 我仍难忘老爸对我的祝福: “华子, 这两盆花送给你, 愿你们的日子红红火火, 家旺业旺。” 我笑道: “谢谢老爸, 我一定会把这两盆花养好的!” 那盆月季花在次年夏天枯萎而死。珊

瑚樱倒是长势喜人, 这让我有了养好它的信心。当老爸得知送我的月季死掉了, 又要送我一盆他新扦插的好品种给我时, 被我拒绝了。看老爸脸上有点不悦的神情, 我忙解释道: “我怕又养不好太浪费了, 不过, 老爸放心, 你送我的珊瑚樱, 我一定养好。” 听我这么一说, 老爸脸上有了笑容。

退休后的老爸, 爱上了养花。他最爱月季花。家中朝南的阳台很多年里都被不同品种的月季占据。施肥、浇水、修枝、换盆, 老爸乐此不疲。那些年, 每当月季盛开的时候, 老爸

便会把花开得最漂亮的那一盆, 从阳台小心翼翼地搬回室内, 端端正正地摆放到花架子上, 然后, 一边品茶, 一边赏花。我曾多次为老爸拍照, 当老爸同鲜艳的月季花同框时, 我总能从老爸的笑脸中读懂他对生活的热爱。在潜移默化之中, 我也爱上了养花。

现在的这盆, 是老爸送我的珊瑚樱生命的延续。这二十多年来, 当我曾经养过的花很多都只能在照片中欣赏时, 我家的窗台上却总有一盆珊瑚樱用它的绿意和温馨陪伴着我们走过生活中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